

东篱之上 隐士之风

——我看陶渊明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第一中学高三16班 周力洋

那个时代，一位中年人在任上，县内有人来视察状况，他摆手：“我怎么可以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即日辞去职位，回归田园，他就是东晋的山水诗人、大文学家陶渊明。

他年轻时曾担任过参军、县令等多个职位，但他并不热心官场，对于大多数当时的人来说，担任官职是提高自己地位的法门，他的看法却截然相反。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九品制的推行，不少出生名门而又没有真才实学的纨绔子弟攀上了高位，不少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惜出卖自己的德操，对那些徒有虚名而胸中实无一计的家伙卑躬屈膝、低三下四，从而收得名与利，但他们的品质到了严重损害，成为一群没有实际作用的分子。陶先生在任时温恭克让、尽职尽责，也洁身自好、刚正不阿，他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认为，存在的价值在于感受生活的快乐，而不是徒有虚名、追求功名利禄。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他看来，金钱、权利和利益都是身外之物，不足挂齿。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往往不会感到快乐，因为他们的心是个无底洞——

永远得不到满足，而陶潜不同，他虽然没有多少生活资本，却是一个悠然自得的隐士和文学家。他的作品《五柳先生传》是对他后半生的真实写照。官员们每升一级，就要向上级低三下四、卑躬屈膝，陶潜自尊自爱，决不允许自己做出违反原则的事。他看穿了九品制的黑暗和官场上追名逐利的本质：当一个人被权利蒙蔽了双眼，让纯洁的心灵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的时候，他的未来会暗淡无光，甚至骑虎难下，所以安贫乐道、归隐田园是他一生的愿望，这使他成为中国古代田园作家的杰出代表，给我们以心灵的宁静。

淡泊名利，才能明确自己的方向；心中宁静，才能去向远方；在功利前转身，平添轻松的快乐，在利益面前，不趋之若鹜，视之若浮云，你看到的将是灿烂的阳光。

鸢飞戾天，名义之下出头地。
卧龙在山，已知三分天下。
潜行在川，心灵之中有明镜。
承渊在水，展示田园风采。

太平天国从不太平

四川省广元中学 刘家材

扼住历史的脉搏，我听见金田起义的呐喊，是谁在揭竿而起？辗转间又飘来天京陷落的哀歌，戛然而止般凄惨落幕。短短二十余载，太平天国的命运犹如遽然扫过的彗尾，炽烈的火光在天空发出耀眼的光芒之后，便迅速地燃烧殆尽。完成了它的使命，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下，不禁让人唏嘘叹惋。

自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私有制出现以来，人类开始阶级分化。阶级作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历史现象长期存在，促使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民变与战争来实现他们对生存与幸福的渴望。早在战国时期，儒家的先贤们已在《礼记》中提出大同社会的终极理想，“天下为公”是无数人一生致力的追求。从这一点上，太平天国确实走在了历史的前沿。

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可谓处在巨变的前夕，鸦片战争的炮火已经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古老而庞大的帝国被坚船利炮豁然戳开一个巨口。新的生产方式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使得无数旧式小农与手工业者在历经天灾之后又历经失业与剥削的黑暗处境，挣扎求生，苦不堪言。《易》曰：“穷，则变。”追求自由与幸福是人这一生来的天性。无数的力量已经蠢蠢欲动，洪秀全一声起义，“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无数的农民在洪秀全与拜上帝教的领导下，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徒手撕开封建的锁链，扭断衍生社会角落的阴暗触角，企图构造一个属于全人类的美丽新世界。于是，太平天国拔地而起，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天朝田亩制度》也应运而生，“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洪秀全领导下的农民阶级试图用行动于理论上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渴望获得人类永恒普世的幸福。

但美丽新世界从不美丽，太平天国也从不太平。定都天京以后，被打倒的“孔子”再次权威起来，洪秀全用一系列的手段将南京打成一个男耕女织、偏安一隅的“人间天堂”，希冀被摧毁的封建土地制度再次复活，不可避免的小农经济依旧存在，新的社会阶级再次分化，充满理想的《天朝田亩制度》也从未试行。太平天国的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进行激烈的抗争，以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无可奈何的是，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他们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一条取代封建制度的出路，当封建制度还没有东西能够取代的时候，太平天国不可能不回到封建制度。借助于宗教理想汇集起来的世俗力量，由于乌托邦理想的褪色而不能不日趋迷失与彷徨，导致最后悲惨的结局。时代的局限性是真正的局限性，没有人能逃脱历史的束缚。

1864年，洪秀全病逝，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宣告结束。太平天国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湘军的地雷轰开天京城墙，坚持到焚烧天府府的火光照红天空与江流，这是一场悲壮的斗争，其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的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反封建的人没有洗净自己身上的封建东西。

太平天国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浓重的色彩，当我们以后人的角度审视时，不难发现太平天国的致力者都是历史嬗递的受害者，都是历史局限的挣扎者。他们的悲哀，不仅是历史的悲哀，更是我们的悲哀。人类生命的字符永远定格在应该属于它的那一页，下一页的内容是留给应有的继承者。人类平等的愿望在历史长河的新陈代谢中会历经多少苦难的轮回才能最终实现？后人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太平天国从不太平。